

巴拿马蔗糖

(新加坡) 尤今

园圃里,一根根细如竹子的甘蔗倔强地屹立着,长长的叶子,恣意向四方四面伸展着。风来时,娉娉婷婷的甘蔗随风摇曳,叶子沁出的色泽,像一道道绿色的小喷泉。

这个由麦迪经营的甘蔗园,种植的是名符其实的“有机甘蔗”,不施农药,不用化肥。

“我们把从甘蔗树掉落下来的枯叶收集起来,撬开土壤,深埋进去,充当肥料;长成的甘蔗,充满了自然的甜味。”

和许许多多巴拿马家庭一样,麦迪种植甘蔗,是为了制作蔗糖,而巴拿马蔗糖品质之优,是举世闻名的。

蔗糖制作坊,就设在离开甘蔗园不远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靠的全是人工。麦迪全家老幼十余人,全都忙得不可开交。牛在转动,人在走动;滚滚烟在袅袅冒升,甜甜香气在悠悠游走;蜜蜂在嗡嗡地飞绕,苍蝇在嘤嘤地骚扰。

甘蔗砍下来后,便放进很大的石磨里,由两头牛推着石磨走。牛儿稳健地走着,走着,碧绿的甘蔗汁便由石磨的一端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一只只大大的木桶里。让我觉得很有人道的是,每当牛儿脚步蹒跚时,两名跟随其后的少年便挥鞭打它,一鞭一鞭地结实实地打,发出了“咻咻咻”的声响,牛儿闭眸睁眸间,脸上不由得流露了痛苦的表情。

甘蔗榨干后,麦迪将甘蔗渣和木头掺杂在一起,充作燃料。他表示,甘蔗渣的香味借着炽热的火力逼进了铁锅的甘蔗汁里,熬出来的甘蔗糖,味道特别香浓。

甘蔗汁经过了过滤、净化等程序后,置于铁锅内连续熬煮两个小时,变为异常浓稠的糖浆,把糖浆倒入圆形的模子里,冷却后,便成为深褐色的结晶糖了。

每一块直径两寸、厚约两寸的甘蔗糖,折合人民币,才卖两元。

制作蔗糖对于麦迪来说,是祖传行业。目前,他们老幼三代,就住在甘蔗园附近的板屋里,大家分工合作,种甘蔗、制蔗糖,天天罩在甘蔗的绿影中,浸在甘蔗的香气里,过着甜甜蜜蜜的日子。

像这一类的家庭蔗糖制作坊,过去,在巴拿马比比皆是。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些企业家已开始用机械代替人工,广泛地种植甘蔗和制作蔗糖,并以精美的包装取代土里土气的塑胶袋,让蔗糖以亮丽的姿呈现身于超级市场。

一谈及机制蔗糖,麦迪便嗤之以鼻:“我们的手工蔗糖,由种植甘蔗而至熬煮蔗糖,每一个步骤,都加入了特殊的考量;每一个细节,都注入了细腻的心思。用感情熬煮出来的蔗糖,有一种层层深入的香味。机制蔗糖那种甜味,是冷冰冰、死板板的呀,哪能相提并论!”

在巴拿马,有许多人是手制蔗糖的“死忠分子”。

我在巴拿马民宿的房东荷西,对于机制蔗糖是不屑一顾的。每隔一段日子,他便远道而去向家庭制作坊购买手制蔗糖,一买便是十来公斤,用以烘制甜点、冲泡咖啡。

荷西毫不含糊地说道:“手制蔗糖的甜,是灵动的,是活泼的,充满了跃动的生命力,能够很好地挑逗味蕾;可机制蔗糖呢,死气沉沉,一味的甜,全无深度,用它来泡咖啡,会糟蹋掉上好的咖啡豆哪!”

巴拿马人一厢情愿地希望手制蔗糖能够天长地久,但是,时代前进的洪流是挡也挡不住的,蔗糖制作全面机械化,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吧。因此,现在,把一块块手制蔗糖捧在掌心里,巴拿马人总难以遏制地露出含情脉脉的目光……

如果把蜜蜂放大100倍,人所看到的蜜蜂根本不是蜜蜂,而是一辆卡车。卡车也不对,是金绒毛坦克。但坦克没有装翅膀,它应该是一架武装直升机,或会飞的卡车,装六只钳子的坦克。蜜蜂被放大之后,人们看到的是科技产品。它的复眼如LED屏幕,明晃晃的又像100x100只灯。它的嘴——姑且叫嘴,实际是集蜜器。人嘴如果换成这样一个采集器,道德将明显提升。人的道德下降(或道德有可能下降)与口部采集器的结构有关,其舌的感受恣意其主人食肉以及杀生。人之唇催生一个产业叫口红业,人与人接吻是相互间

的唇的吸引。人嘴又是善言与恶语的产地,也可叫做播放器。人生有多少烦恼是说出或听到语言造成的?人生可以节俭、节酒、节欲,有多少人学会了节语?但有多少人掌握了缄默的功夫而享受到平静?但人跟蜜蜂没有传承关系,人只跟蜂蜜有关系。好多人说,人跟蜂蜜也没太多关系了。一方面,由于农药的使用,蜜蜂数量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不管蜜蜂的数量减不减少,人在制造假蜂蜜,比如用白糖熬制假蜂蜜。制假蜜也不是体恤蜜蜂,造假蜜只为赢利。人从动物进化而

位置向外望去,穿过繁枝,层楼与蜿蜒的小路,总能一眼看见那个熟悉的位置,站着一个不会说话的爱人,那个时候甚至觉得,留在这座城市全部的理由,就是为了这个温暖而坚固的存在。当年三月忽闻它即将关门结业的消息,一时间不禁百感交集。尽管时至今日,我也没能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去探究实体店书业存亡的市场原因。在我的世界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像貂,也不像猴,不穿貂皮的只是一身身穿各式服装的移动者,与猴无关。夏天,人好像开始像猴了,但脑袋比猴头好看,无毛,直立行走。如果人开口说话,没一个人像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与人比脑子,与人的身份、品格、思想相称的称号只有——人。现在也出现一些小猴变,我说的不是思想,而是结构。一些人出现颈椎和腰椎的问题,这就是结构的问题。他们的骨骼偏离了进化的框架,离猴的源头愈发遥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越来越不像猴。在四川的山上我见过猴捡烟头吧嗒,它爪子拿烟的姿势,口鼻喷烟的样子让我感到很亲切,再一次相信达尔文说的可能是对的——人是猴变的。但对的一些人是猴变的。让达尔文的猜测差不多要落空了,即人越来越胖。胖,不光是吃的,还有内在的机制规定。羊怎么吃也吃不成牛那么胖。蝈蝈再吃也吃不成蝈蝈。人的胖,好像不是从猴变的,是啥变的,我也不敢乱说。头几天,报纸上说一个德国科学家通过基因对比,说所谓人类是猴和猪杂交而成的新物种。对这个推测,我听了很气愤。我觉得这个来源还不如单纯以猴当祖宗更光彩。但我到了澡堂子,会立刻想起这个假说。洗澡的人们大肚子、短脖子,细胳膊细腿,怎么能是猴变的呢?是有点像猪。但如果有人领着小孩进入澡堂子,感觉小孩还是像猴子。或者说,人的童年像猴,成年就不像了。然而,一些热爱体育锻炼的人仍然保持着童年的体态,仍然具有猴的灵巧、敏捷,而另外的胖人则彻底完成了“去猴化”进程。有人从科学上分析,说人体器官(比如说肝),血管构成以及血脂的成分与猪有许多相近性,更相近的就是无节制地进食以及发胖。然而,人从哪来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人以后会变成什么,这件事人人都关心。



百合深处有书香

贺学宁 文/图

早晨去买菜,路过菜市场附近的小花店,看到一盆百合摆在门口,是我喜欢并寻觅了许久的那种品种,没有香水百合扑面而来的浓郁气息,只有靠近时才能闻见一丝淡淡的花香。叶子是细长形的,花形也更为清秀温婉一些。想起挨着书城住的那几年,总是买这种百合回来插瓶,所以,现在看到这熟悉的花影,那段日子又清晰地飘了回来。

曾经一直觉得最理想的生活模式是住处附近有书店和花店,在初来这个异乡小城的几年间,一直像蚂蚁一样辗转搬家,然而搬来搬去却从来都是在它的附近周旋。对于一个居无定所的人来说,那



对于如浮萍般漂泊的时光,最心安的不过是夜晚床头的一盏暖光与灯下的一本书,而最幸福的时刻也莫过于听着轻柔的音乐,在书店的从书间穿梭,然后再下楼去花店买一束百合踩着月光走回住处。几年间,书城的书架为我推开了一扇扇难忘的窗口,其实到底在里面看过与搬回多少本书如今已经难以计数。只知道几年的时间,它深深影响了我的阅读历程,以及丰盈了那么多的孤寂时光。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患了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描述的失眠症,当然,这个病症还不至于让当时的我恶化到遗忘的境地,以致沦为没有过往的白痴,只是那段时光现在回忆起来充满了不真切的梦幻性——灵魂终日飘游在半空,对世事懵懂,与尘世若即若离。而用来对抗那些彻夜不眠的唯一令人安慰的方式,即是躺在床头的台灯下看书。看累了就起身在屋子里四处走动,吃一个冰凉的苹果,把手伸出窗去接春夜的雨滴,趴在阳台上看在头顶层层涌动的夏夜的浮云。风从很远的地方吹来,空气里游弋着说不清也道不明的气息。周遭都已沉沉睡去,唯有虫鸣与偶尔呼啸而过的车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我站在不同的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世界,所有的人与事都是一场时间长短不一的宿缘,不能挽留,就去学会接受与顺应生命进程里的无常。四月就要过去了,当我终于在阳台上种下一盆百合,马尔克斯却永远离开了人世,相伴了七年的书店也正在作着最后的告别。几年前曾给书城写过一篇文章,在结尾处引用了马尔克斯谈话录《番石榴飘香》里的一句话:“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现在,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告别方式,就是把这句话送给已经离去的作家,正在远去的书店,以及曾经那段与之相伴的岁月。

配改革、人大应在国家层面设置审计部门等建议。其间,习近平总书记数次低头记录。会后,我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课题,从清朝的财税体制萌芽开始,梳理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撰写了两万多字的报告《试论财税改革、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提交给有关部门。其中涉及分税制改革的许多问题,正是国家、地方及财政部门都在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值得欣慰的是,我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不少观点都被吸收和体现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财税改革领导小组的改革方案中。

我的问题是,2012年中央财政超收212.42亿元,其中28.27亿元用于增加公路建设,其余184.15亿元没有说明具体去向,全用于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如此一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就像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建议今后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进行限制,比例不宜定得过高。同时,应公开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收支详情,并接受人大监督,超收收入的使用应采取审批制。此外,建议将“三公”经费单独列入预算报告和附表中,而不是零星散见于各部门项目中;以及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公开立项等建议。

2014年全国两会,预算报告有了不少变化,既有专业性,又新颖活泼,更倾向于改善民生,基本支出结构更合理。值得一提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三公”经费越来越公开,财政预算逐步得到了控制,打造公共财政、阳光财政的预算体系更加科学、合理,预算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善。



近年来,“阳光预算”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我从事20年评估咨询,兼任徐汇区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连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如何提升财政预算的透明度,尽一名人大代表的职责?我可以做的是,发挥自己从事经济工作的专业特长。

用好专长推动“阳光预算”

樊芸

十日谈

为公交出行减负,请看明日本栏。

人大代表履职录